



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杜希刚

獄中

YU ZHONG



THE UNIVERSITY OF CHINA PRESS

1955

獄中

丁玲著

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獄 中

杜 希 剛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61年·哈尔滨

內 容 提 要

这本书叙述了作者杜希刚同志及其战友孙国棟同志，在獄中对敌人进行斗争的經歷。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孙国棟和杜希刚同志在黑龙江省綏化县不幸被日本侵略者逮捕。敌人为了从他俩口中得到东北抗日联军和地下党的活动情况，对他俩诱降不成，又使用了各种酷刑。但是，在俩的坚贞不屈、威武不能屈的共产党员的骨气骨节，不久粉碎了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而且还以抗日必胜的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团结了难友，教育了难友。

不幸的是，在抗日胜利的前夕，孙国棟同志被敌人枪杀了，然而，烈士的光輝形象，永远活在人們心里。

东北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獄 中

杜希刚 撰 言 韜 記

唐洪英插图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5號)

地方国营建設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開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1 $\frac{1}{4}$ ·插頁4·字數21,000

1960年6月第1版 196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0

書號：9978

統一書號：10·84

定价：(6)一角八分

出版說明

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和解放戰爭時期，我國東北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對凶惡的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和國內反動統治階級，進行了英勇的鬥爭，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無數革命戰士在難以想象的艱苦條件下，堅貞不屈，英勇頑強，創造了無數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跡。許多革命先鋒為了祖國的獨立和解放事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為了頌揚他們的豐功偉績，學習他們的高貴品質，我們今後將陸續出版下列四個方面的書籍：東北革命烈士生平事跡片斷、東北人民革命鬥爭回憶錄、東北人民革命鬥爭故事和東北人民革命詩詞歌謠集。

這些書籍有的是親自參加過當時鬥爭的同志撰写的，有的則是採訪記錄下來的。因為這些書籍反映的都是多年以前的革命鬥爭事跡，我們雖然經過認真地核對，但可能仍有遺漏的地方或不確切的地方，希望讀者惠予指正。

我們受講述和記錄的同志委託，向熱情地提供材料和意見的原在東北堅持革命鬥爭的同志們和烈士們生前的戰友、同學和親屬，表示衷心謝意。

我們衷心感謝原在東北堅持革命鬥爭的同志和有關部門，在百忙中為我們審閱稿件。並對為我們積極撰寫的同志們，致以。

统一书号：10·84

定价：一角八分

目 录

被 捕.....	1
第一次絕食.....	4
誘 降.....	7
巧打敌軍官.....	10
威 逼.....	16
再次絕食.....	22
因为講故事.....	27
被判死刑.....	30
中国共产党万岁！.....	32
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	36

被 捕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天剛蒙蒙亮，孫國棟和我冒着刺骨的寒風，由綏棱宋萬金屯到綏化北大溝小五部，根據于天放同志的指示，去檢查抗日救國會的工作。到小五部，我就住在張祿的家里，這是我們常來常往的地方。張祿在小五部租了一塊地種，我白天幫助張祿干活，晚上就開會、檢查工作。

我們這次去，沒有帶槍，因為小五部是日本人新開拓的屯子，其中有十多家是日本開拓團的。不但大鬼子是強盜，連小孩也欺人的要命，那裏的小孩子見着外來人就要烟卷吸，如果說沒有，就野蠻地翻腰。

為了免得發生意外，我們都沒有帶槍。我倆到小五部張祿家以後，我住下來，孫國棟便一個人到河西九井村朱成玉屯張萬霖家去了。

第三天（十二月十九日），晚八點來鐘，我剛把疲倦的身體倒在炕上，外面的狗忽然咬了起來，我忙翻身下地，到外面看了，啥也沒有，我又回到屋裏倒在炕上。

突然，窗外閃了一下手电光，我一看不好，急忙翻身坐起。

来。这时几縷手电光强烈地照在我的臉上。一个黑大个恶狠狠地問我：

“你是杜希剛？”

“不是，我是来这里賣小工的。”我鎮靜地說。

“你不用瞞着啦！”他陰險地冷笑了一聲。“于天放、孙国栋、于蘭閣都讓我們抓住啦。来，綁上！”

說這話的時候，門口已經有兩支手槍逼住了我。這時我真恨自己沒有帶槍，否則非得擦倒他們兩個不可！

接着，上來四個人，七手八腳地把我綁上了。把我放在爬犁上，往上集場方向奔去。天亮的時候，到了綏棧警察署。

爬犁一停，十來個日本兵端着刺刀氣勢凶凶地對我吆喝着、推打着，叫我往里走。我瞪起眼睛，用腳踢他們，他們退了几步。我昂着頭，大踏步地走了進去。

那是一座一連三間的臨時監獄，室內用木板隔成幾個小號和兩個大號。一進去，頃刻變成漆黑的世界，散發着的那股臭氣令人頭痛。儘管陰沉沉的光綫很暗，可是我第一眼就看到了孙国栋，他被五花大綁着，還帶着手銬、腳鐐，坐在一個小號里，我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驚訝地說：

“你也來了！”

孙国栋哼了一聲，那雙帶有血絲的眼睛，閃着仇恨的光芒。他毫不在乎自己生命的安危，急忙問我：

“可能老子（指于天放同志）也被捕了吧？”

我說：“據敵人說是被捕了，詳情不明。”

他直瞪着双眼，咬牙切齒地說：

“这都是于山东和王山东搞的鬼！”

后来，我出獄一打听，果然証實了孙国栋的話。我們的被捕，正是于山东和王山东告密的。事情是这样的：

当时日本鬼子各处貼布告，宣称：誰要抓住于天放，就獎賞伪幣五千元，知情报告者三千元，誰要抓住孙国栋，獎賞三千元，知情报告者二千元。并獎給当时最为缺乏的胶皮鞋、棉布等物資若干。王山东是个“二八月庄稼人”（半閑半忙的人），給张祿当小工，就住在张祿的家里。于山东不务正业，抽大烟，只靠打魚捕蝦、在山里种大烟維持生活。实际上，他們早已当了日寇的特务（当时我們不知道）。正当孙国栋和我来到張祿家的那天，恰好于山东也到張祿家来串門。于山东就把綏棧街上的布告告訴了王山东。他倆合計了一宿，第二天早晨，就一个奔綏棧，一个奔慶安报告日伪当局去了。这样，于天放、孙国栋、于蘭閣和我，就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同一天都被捕了。这两个民族敗类，解放后，都已被人民裁判处决。

当我正和孙国栋說話的时候，来了个日本鬼子，要給我釘脚鐐。他叫我坐在地下，我一定叫他拿凳子来。他瞪起眼睛来按我的肩头，我猛地往后退了一步，照他小肚子狠狠踢了一脚，那小子“啊”了一声，仰翻地下，登时昏了过去。这时上来七、八个鬼子，好歹才把我按倒，把九斤重的脚鐐給我砸上了

两副。那个死日本鬼子，过了十多分钟，才哀叫着活着肚子爬了起来。

我和孙国栋只隔一层木板，彼此说话就象面对面一样。外面静下来了，他低沉而有力地向我说：

“我们虽然被捕，变成敌人的阶下囚，但是敌人没有办法征服我们。我们死了没关系，血海里流几滴血算不了什么！前面的同志倒了，后边的同志又踏着鲜血冲上去！无数的革命先烈，已经用鲜血给我们铺平了道路，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现在我们已经落在法西斯野兽手里，一切的遭遇都会挨到我们身上，我们一定要经得起对敌斗争的考验。我们被捕前是有党的领导，有群众的支援，拿着武器和敌人斗争。现在我们又进入了另一个战场，是靠党教育我们的一切，以共产党员的意志和品德，用我们的正义与真理，用肉体 and 敌人的酷刑展开斗争。我们不能给党造成丝毫损失，沾污党员的光荣称号。要记住：英雄一定要英勇到底！”

我听到他那倔强、奔放的语言，从内心里更加敬佩、尊重他，更加坚定了我的意志。我说：“你放心，头可断，志不可屈，要为党流尽最后一滴血！”

第一次绝食

对面的大号，囚着几十个老百姓，我们经过一段谈话，才

知道他們是因交不出“出荷糧”被鬼子抓來坐監牢的。一個個面黃肌瘦，咳聲嘆氣。吃晚飯的時候，小鬼子給他們送來的是一粒跟着一粒跑的小米粥，連咸菜也沒有。他們嘶嘶啦啦地喝着。我倆看到了這種慘狀，真是氣滿胸膛，怒不可遏。

不一會兒，幾個日本警察特務和綏棧偽縣長、張警務科長、王警尉，帶着大米飯和十多個菜來“接待”我們。不用揭蓋就猜到葫蘆里裝的是什麼葯。沒等他們開口，孫國棟怒沖沖地向偽縣長說：

“我問你！這些老百姓犯的是什麼罪？都是些什麼案件？”

偽縣長呲着牙，抬手撓了一下禿腦蓋，半天才笑着說：

“黑黑嘿……他們有糧食……不交出荷……”

“放屁！”孫國棟罵道：“綏棧這地方我知道，今年遭旱歉收，他們哪有糧食來交出荷？你們這幫奴才，就認得幾個臭錢，給日本人忠心效力，把祖宗都忘了！”

他的話確實戳中了敵人的心窩，偽縣長被質問得無言可答。

孫國棟又說：“你們在這麼冷的天，把老百姓的衣服剝光，放在井沿上澆涼水，等身上凍了冰再往下抬，把皮粘在井沿上……。這都是你們干的好事！會有那麼一天，中國人民要跟你們算這筆血賬！”

偽縣長的臉一紅一白，僵在那裏象一個被審判的罪犯。那些科長、警尉和小鬼子，一個個就象泥塑一樣，瞪眼結舌地

立在那里。

孙国栋滔滔不絕地說了半天，全獄靜悄悄地誰也不敢咳嗽一聲，真象个大課堂。后来，伪縣長好象意識到这样有些难堪，振作了一下精神，笑着說：

“啊……別上火，別上火，二位的生命，我敢保證沒問題。啊……咱們都是工作嘛，有道是‘各为其主’啊，咱們各有各的打算，啊……还是吃飯要緊。”隨着話音，恭維地鞠了个躬。

“讓我們吃飯也行，”孙国棟說，“得有一个条件。”

“好好好，您說吧！”伪縣長笑嘻嘻地答应着。

“你們抓来这些老百姓，天天吃不飽，以后要每天做兩頓干飯、熬兩頓菜，不然，我倆就絕食，情愿餓死！”

“好好好！”伪縣長很快地答应着：“我們一定做干飯、熬菜。”他找到了一个下脚的台阶，頓時就精神抖擻起来。“來！把这些飯菜放下！”說完又呲着牙向孙国棟和我躬了躬腰，迈着方步回去了，一群木偶也裝的挺神气似的跟隨在他的尾后。

孙国棟隨即命令看守把飯菜端給老百姓吃。开始，看守有些搪塞；后来孙国棟一瞪眼睛，那小子沒等說話就乖乖地端过去了。

老百姓面面相覷，表示對我們无限的敬意和称贊。他們誰也不肯吃。孙国棟恳切地劝道：“同胞們，你們吃吧！……你們吃吧！”

大家都望着他，好象要說什么，可是沒人引头。还是一位

五十多歲的老人先開了口：

“孫先生，杜先生，還是你們吃吧，你們好幾天沒吃飯了。餓的滋味是不好受啊！……不要為我們挨餓……”

孫國棟說：“老先生，同胞們！中國共產黨教育我們，要時時刻刻為人民。你們的苦，就是我們的苦，鬼子不給你們做干飯，我們就絕食！吃吧……吃吧。”

一個小伙子淌着淚水說：“既然二位先生這樣關懷我們，舍己為人，那我們就吃吧，讓我們用中國人的良心，感激這兩位難友吧！……”大家這才吃了起來。

第二天，他們的早飯仍然是小米粥，給我倆送來的還是大米飯和十多個菜。我倆見他們吃的仍是稀粥，就堅決絕食，并把飯菜送給老百姓吃。大概是因為怕我倆餓死無法交代的緣故吧，晚飯就改了小米干飯、熬蘿卜湯了。從此，老百姓天天吃上了干飯。雖然我倆再見不着好菜好飯了，可是我們心里很舒服。孫國棟吃飯時，得意地向我說：

“老杜，我們又為鄉親們謀了一點福，現在吃飯也感到分外香甜。要總結經驗，讓我們在這個‘人間地獄’戰場，再打第二個勝仗、第三個勝仗！”

誘 降

幾天以後的一個上午，忽然來了個小鬼子，把孫國棟提了

出去。

是不是去过堂？怎样过法？受什么刑？……我坐在牆角下思考着，惦念着。大約过了一个来小时，孙国栋帶着一副胜利的神色回来了。待看守走后，我急忙問他：

“这堂过的怎么样？”

“小鬼子用的是軟办法，跟我做开了政治工作，什么女学生啦、官啦、錢啦的，乱七八糟。叫我供出地下組織，投降他們。老柱，可把我气坏了，我把他們臭罵了一頓。”接着，孙国栋就詳細地告訴我这次審訊的經過。

“我剛进屋，一个穿黃呢軍服的小鬼子从办公桌后面站起来。这小子个儿比桌子稍高点，看样子有四十多歲，新剃的光头，黑架眼鏡盖着一对三角眼，留着两撇八字仁丹胡，还毗露出两个大金牙。据他身旁立着的那个翻譯說，他就是綏棧警察署的特务股长。

“屋子里擺着一張小圓桌，上面放着苹果、梨、香烟和茶水。一看就知道，小鬼子想用軟功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打主动仗更有利。我瞪着眼逼着小鬼子，鎮靜地說：‘有什么事，你就說吧！’小鬼子用生硬的中國話說：‘你的吃茶、吸烟。接着說了一气日本話，并擺擺手叫翻譯翻給我听。翻譯說：‘我們股长說，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他非常敬佩你，想和你交个朋友。你把地下組織說出来，他保証你在警察署做个大官儿，不要再当匪徒了。現在，皇軍象鉄筒一样，你們就有几个

抗联，也跑不了。

“不等他說完，我就怒髮冲冠，厉声地說：‘这套把戲还是請你收拾起来吧。我不是象吃屎的孩子那么容易哄；不管你說的多么好听，我决不改变一絲主張。你們是我們的敌人，你們是法西斯匪徒，被你們捉住，我們就不想活着出去；怎么处理，听凭你們，但是要我們說出什么，那是妄想。老实告訴你，你們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小鬼子沒等我說完，就插話了：‘哎！火啦火啦的不要。’

“我不管他那一套，繼續往下說：‘你們侵略中国，喝中国人民的血，吃中国人民的肉，你們是法西斯野兽！中国人民一定要跟你們战斗到底，战斗到你們举手投降为止！’

“小鬼子这回真火啦，冲着我喊：‘苦啦苦啦的有，你的不投降，就象朴吉松一样，殺了你。’我猛站起身来，向前走了一步，严厉而沉着地說：‘殺吧，殺了我沒关系，全中国四億七千五百万人，你殺不淨！’我的話，把小鬼子气的倒在椅子上，点根烟塞在嘴里。过了一会，小鬼子又恢复了常态，站起来說：‘孙国栋先生，你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员，是一个真正勇敢、有民族气节的中国人，我敬佩我的敌人。不过我需要告訴你，大东亚战争很快就勝利了，德軍已占領莫斯科，皇軍在关内又消滅了几十万八路軍，你們的根据地已全部被皇軍占領。……因此我今天特地請你来，一起談談目前局势，使你認清应该选择的道路。我們喜欢你这样有才干、有骨气的人，希

望你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的事业上给皇军以更多的帮助。”

“敌人是如此狡猾，他想动摇我的必胜信念和革命意志。我这时才知道，这个特务股长还有这一套本领。我立即揭穿了他的谎话和阴谋。小鬼子似乎是觉得什么办法都用尽了，于是又笑着拿了几个苹果给我，说：‘拿回去吃，你的想一想。’我说：‘我早就想好了，共产党员是不怕死的！’我说完了，顺手把桌子推翻，苹果、梨满地乱滚，茶杯摔得粉碎。这一下可把小鬼子气炸了，连嘴都在发抖，停了好一会儿，才挤出两个字：‘你走。’

“老杜，这就是过堂的全部情况。敌人是诡计多端，你要想好对策。”

孙国栋的这些话，给我很大启发和教育，我说：“老孙，你作的对，我们只要有一口气，就要忠心地维护党的利益。”

果然，十二月二十四日上午，敌人把我提出过堂了。经过的一切，和孙国栋经过的差不多。

巧打敌军官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早饭后，忽然来了十多个日本兵，凶狠狠地端着刺刀来到我们号前。一个伪警察提着两双靛鞣从铁槛子中扔了进来，——我俩的靛鞣是一进狱时扒